



新自由主义对印度农村的打击 P·塞纳特的两则报告



汇编21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19年10月

新自由主义对印度农村的打击

P·塞纳特的两则报告



2011 年印度人口普查显示，有 8.33 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中耕种人口约为 9580 万。过去几十年，印度农村陷入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业商业化、跨国企业控制了农场经营、小农户和农业工人债台高筑、农民自杀事件此起彼伏、营养不良率居高不下以及工匠、矿工、所有务农的农村工人面临持续升级的危机。自 1995 年以来，30 多万农民自杀，1500 万名耕种者放弃了土地。

这场危机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灾难，其始作俑者是新自由主义系列政策，是它把数亿印度人的社会生活搞得一塌糊涂。农业成本上升了，条件合理的信贷不见了，商品市场可想而知对贸易商和跨国公司是有利的。事实上，跨国公司控制着从种子到商店的全球商品链，无论天气如何变化不定，商品价格如何波动，它们都能从中受益。但是，农民们每次都要遭殃。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印度农村人民档案创始人 P·塞纳特 (P. Sainath) 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这场危机。他在 1995 年出版了获奖著作《人人都爱好旱灾》(Everybody Loves a Good Drought)，正是这本书的报告揭露了蓄意破坏印度农村发展项目的腐败行径。塞纳特带领一个农村新闻记者团队，揭露了一连串可怕的农民自杀事件，这些事件被政府和家丑不可外传的传统偏见所掩盖。近年来，塞纳特撰写的课题是农业危机的广泛性及金融势力在农村的影响。在汇编 21 中，我们将分享他的两则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已遭受重创的农村经济因气候变化而雪上加霜。塞纳特带我们去了安得拉邦的拉雅拉西马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农民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种子公司种植。第二个故事带我们去了喀拉拉邦的库都木巴什里妇女合作社，它顽强抗击了喀拉拉邦 94 年来最严重的洪水，报道可参见汇编 9《喀拉拉邦抗击百年一遇洪灾纪实》(How Kerala Fought the Heaviest Deluge in Nearly a Century)。塞纳特不仅记录历史的黑暗面，还热衷于探索为世界未来注入生命活力的举措。

塞纳特直击要害地提出了扭转农业灾难的三点方案：

1. 农业经营方法必须是生态农业模式，这体现在对农耕地点和作物的选择。阿拉斯加不该种咖啡，马拉地瓦达也肯定不能种甘蔗。必须对原生作物加以利用和栽培，必须关注多年生作物和仅需有机农药及有机化肥的作物。

2. 农业经营必须放弃滥用有毒化学品，避免使用危险的机播种子。

3. 土地改革至关重要，特别是旨在建立合作社和集体组织的土地改革。农业经营应服务于社区，而不是企业。



* 安得拉邦阿嫩达布尔区达尔嘎·奥努尔村的农民普嘉利·林甘纳正在查看新珍珠粟，这是他希望在一块迅速荒漠化的土地上种植的杂交品种。

—— 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 / Rahul M.

当喜马拉雅黑熊提早一个月结束冬眠出洞,却因为大自然的接风盛宴:水果、根茎、坚果尚未成熟而去骚扰村庄的话,你就知道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当南部半岛腹地的一片土地变得非常干燥,电影产业用它来拍摄沙漠打斗场景时,你就知道这不是艺术对于生活和自然的模仿。当普通农民、劳工和渔民的经历揭示了工业实践和农业生态实践与极端天气事件的联系时,你就知道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重大改变。我们需要抛弃企业大盗及其专家们,解放关于天气变化的讨论。

如今,这一讨论为充当企业界执委会的各国政府官僚、实力强大的汽车行业及其同道中所控制,他们的智库希望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学习“对抗”气候变化。

这些重要智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有的是矢口否认,有的辩称自然是变化无常的:这些现象从前就有过;我们忘记冰河时代了吗?那时候工业都不存在。其中有些人告诉我们,人类力量的作用被严重夸大了。还有五谷不分的媒体人,却拿着吹捧市场的企业培训教材进行说教。

对印度农村进行报道并非易事,更不用说报道气候危机了。首先,印度没有关于“农村”的官方定义,印度人口普查机构只定义了“城市单位”,即城镇。正如2011年人口普查活动的一份报告所说:“未被归为城市的地区均视作农村地区。”简而言之,非城市即为农村。此外,印度的气候带极具多样性(气候带数量因使用何种分类系统而异)。

在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我们的自我角色定位是学习而非说教。我们对优质新闻的理解是,它要参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进程,并通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讲述这个时代的故事。我们决定通过普通人的话语、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来试着理解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我们决定在国内的各气候带进行尝试。无论身处何种气候带,对记者来说这都是一次发现之旅。

在阿嫩达布尔,我们发现,为资本主义效率去折腾当地逐渐形成的、健康环保的农耕法会产生极坏的后果;转变为企业所有的商业播种模式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模式不仅会影响农业经济状况,而且会削弱妇女在该地区农业中的角色

和地位；它对气温和天气的影响；最后，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气候模式变化的影响。

在喀拉拉邦，我们与了不起的库都木巴什里运动组织里的农民妇女相处了一个下午，学到的东西比参加一整个月的智库研讨会还多。从这些妇女身上，我们发现了希望和潜能，也了解到土地使用、土地所有及控制权、种植模式对追求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性。希望接下来的两则故事能表达我们这些体会。



* 奥努尔艾迪精心种植的一排排作物四天内就被沙尘覆盖了。

—— 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 / P. 塞纳特

1 拉雅拉西马沙尘漫天

这是印度电影中经典的沙漠打斗场景。背景是点缀着少量灌木丛的沙丘、洼地，主角从荒漠灼沙中出现，将坏人打得稀巴烂。在现成的自然环境中，他又添加了大量烈焰尘沙，影片结局圆满（除了坏蛋）。无数的印度电影都在拉贾斯坦的荒野上演过这样的场景，甚至在中央邦昌巴尔峡谷里上演过。

只是，这种荒野场景以前没有在拉贾斯坦邦或昌巴尔选点。拍摄地点在南部半岛的腹地，在安得拉邦的拉雅拉西马地区。位于阿嫩达布尔地区这片约1000 英亩（注：一英亩约等于 0.4 公顷）的土地曾经覆盖着小米种植田，但在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像沙漠了。这种沙漠化的原因是常常互相矛盾的因素，形成了电影创作人会派场地侦察员去寻找的那种空间。

在该地区主要土地所有者居住的达尔嘎·奥努尔村，我们很难说服村民自己并非电影场地侦察员。“这是要拍哪部电影？什么时候来拍？”他们要么会直接发问，要么就在心里想着。对有些人来说，当他们知道我们是记者时，你会发现他们立刻变得兴趣索然。

让此地出名的是泰卢固语电影《胜利属于我们》（*Jayam Manade Raa*），其创作团队在 1998 年到 2000 年期间在这里拍摄了打斗场面。跟其他敬业的商业电影创作人一样，他们对“布景”进行修饰，增强沙漠效果。45 岁的普嘉利·林甘纳家拥有的 34 英亩土地正是打斗戏拍摄的地方，他说：“我们被迫把庄稼连根拔掉，他们给了补偿。为了看起来更真实，我们还把一些草木和小树给清除了。”其他事情就交给娴熟的摄影技术和滤镜的巧妙运用了。

如果《胜利属于我们》的创作者如今要拍摄一部“20 年后”的续集，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少得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环境遭到摧残，人类无休止地干扰，电影人要的大漠黄沙特效已经准备就绪。

但这是一片颇不寻常的沙漠。这里还有耕地,因为地表下不远处仍有地下水。林甘纳的儿子奥努尔艾迪说:“在这片儿,挖四五米就能取到水了。”在阿嫩达布尔的大部分地区,水井不挖到 150 米到 180 米深是找不到水的。在该地区的一些地方,水的深度已经突破了 300 米。然而在这里,就在我们说话这会,一口 10 厘米宽的水井里却水流喷涌。在这片滚烫的沙地上,离水表如此近处,竟然会有这么多水?

邻村农民帕尔图鲁·穆坎纳解释说:“整个地区位于延伸的河床上。”什么河?完全没看到。“大约 50 年前,他们在距离奥努尔村大概 25 到 30 公里的吠陀瓦蒂河上建了一座水坝,这条河流经这里。我们的吠陀瓦蒂支流(栋格珀德拉河的支流,也叫阿嘎里)完全干涸了。”

阿嫩达布尔农村发展信托基金生态中心的马拉·瑞迪说:“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他对这个地区的了解少有人能及。“这条河是干了,但几百年来形成了一个地下水源,如今地下水正遭到大肆开采和攫取,其速度预示灾难将近。”

灾难不久就会到来。在沙漠化地区拥有 12.5 英亩土地的 46 岁农民西马柴尔说:“20 年前这里几乎没有水井,农作物都是靠雨水灌溉的。而现在,1000 英亩左右的土地上有三四百个水井。取水深度达到 9 到 10 米,有时还要更深。”也就是说,平均三英亩不到的土地就有一口井。

对阿嫩达布尔来说,这样的密度都是很高的。正如马拉·雷迪指出,阿嫩达布尔“拥有近 27 万口水井,但该地区的承载量只有 7 万口,而且在这么多的水井中,今年有接近一半都是干的。”

那么,在荒地上挖井有什么用呢?耕种的作物是什么?我们查访的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甚至不是该地区常见的花生作物,而是小米。这里种植小米是为了育种。不是为了消费或市场销售,而是为了种子公司,他们雇佣农民从事这项工作。可以看到,雌雄两种植株相邻,整齐地成行排列。种子公司正在用两个不同的小米品种培育一个杂交品种。这样的操作要耗费大量用水,作物被提取种子后剩下的部分最多可以被用作饲料。



* 林甘纳的孙子奥努尔·斯瓦米如今是一名沙漠耕耘者。

—— 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 / P. 塞纳特

普嘉利·林甘纳说：“干育种的活，我们的报酬是每公担 3800 卢比。”考虑到要付出劳力和心力，以及种子公司会以高价将种子卖给同阶层农民的这一事实，这个价格显得很低。该地区另一位农户珊塔玛说，她家的报酬是每公担 3700 卢比。

珊塔玛和女儿万达诗说，这里耕种的问题不是水。“虽然家里没有连水管，但在村里都打到到水。”让他们头疼的是沙子，且不谈现有的沙子量已经够大了，沙子的累积速度还非常快。在一米多深的沙土中跋涉，哪怕短程也很累。

母女俩说：“你付出的辛苦都会白费。”奥努尔艾迪表示同意，他带我们看沙丘下面的一片土地，他在这里辛辛苦苦地种了一排排作物——并不是四天前才种的。现在，它们只剩下满是沙土的犁沟。这里属于日益干旱的地区，村子遭受过大风的袭击，有沙尘暴灾害。

另一位沙漠耕耘者巴沙说：“村子里一年中有三个月都在下沙雨。沙子进了我们的家，也进了我们的食物。”风甚至会把沙子吹进离沙丘不太近的人家。做防沙网或多加道门并不总是奏效的。“现在，沙雨已经是一种常态了，我们只能忍受。”

沙尘对奥努尔村居民来说并不是新鲜事。西马柴尔说：“没错，沙尘的密度变大了。”许多曾作为防风屏障的灌木和小树已经消失了。西马柴尔颇有见地地讲述了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对本村的影响。“现在什么都用钱衡量。灌木、树木、植被都没了，因为大家想把每一寸土地都用于商业种植。”55 岁的农民提帕亚补充说：“要是在种子萌芽、发芽时下沙雨，就全毁了。”尽管有水源，但种子产量却降低了。32 岁的农民奥努尔·斯瓦米说“我们每英亩能收成三公担的花生，最多四公担”，与之相比，该地区每英亩平均产量是五公担。

农民觉得天然防风墙没有价值。西马柴尔说：“他们只会选择有商业价值的树木。”但是，这些有商业价值的树木不适应本地环境，可能完全无法在此生长。“再说了，政府老是说会帮忙植树，却毫无行动。”

帕尔图鲁·穆坎纳说：“几年前，几个官员开进沙丘区视察。”这次沙漠探险结局糟糕，SUV 陷进了沙子里，他们只得请村民用拖拉机拖出来。穆坎纳补充说：“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有人来了。”农民穆卡拉客什说，还有一些时候，“汽车根本无法开到村子那一边。”

灌木以及森林的损失是整个拉雅拉西马地区面临的问题。仅在阿嫩达布尔地区，被列为“森林”的土地只有 11%，而实际森林覆盖率已减少到不足 2%，对土壤、空气、水、气温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在阿嫩达布尔唯一可以见到的大森林是遍布着风车的丛林，成千上万的风车点缀着各处的景观，甚至与小型沙漠接壤。这些风车出现在风力发电公司购买或长租的土地上。

回到奥努尔村，一群沙漠耕种者肯定地告诉我们，情况一向如此。他们随后又提出了证据确凿的反例。一直都有沙子，没错。但它们形成沙尘暴的力量却在增强。较早之前灌木和植被覆盖更多些，现在却很少了。这里一直有水，没错，但我们后来得知这条河干涸的事情，20 年前这里的水井很少，现在却有数百口。每一个水井都让人想起这二十年里激增的极端天气事件。

降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西马柴尔说：“在我们需要雨水的时候，降水量减少了 60%。过去几年，乌贾迪节（泰卢固族新年，通常在 4 月）前后雨水较少。”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都能影响阿嫩达布尔，但两者都不能给该地区带来降雨。

即使在该地区年平均降雨量达到 535 毫米的年份，降水的时间、扩散和分布也非常不稳定。在某些年份，雨水已经从种植季转移到非种植季。有时，在最初的 24 到 48 小时内会下一场大雨，接着是严重干旱期。去年，一些地区在种植季（6 月到 10 月）经历了将近 75 天的干旱期。由于阿嫩达布尔 75% 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80% 的工人从事农业（作为农民或者帮工），所以这一结果是毁灭性的。

生态中心的马拉雷迪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阿嫩达布尔只有两年是真正‘正常’的年份。在剩下的 16 年中，每一年都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地区被宣布宣布为干旱灾区。在此之前的 20 年里，每 10 年发生 3 次干旱。变化始于 20 世

纪 80 年代末, 每年都在加速。”

曾经的小米丰产区已经更多地转向了种植花生等经济作物。相应地, 这个地区的水井数量发生锐减。根据国家雨养区管理局的一份报告, 现在“有些地区的地下水开采已经超过了 100%”。

“40 年前的规律比较清楚十年内仅发生三次干旱, 农民知道该种什么作物。有 9 到 12 种作物, 种植周期比较稳定。” C·K·“巴布鲁”·甘古里说。他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廷巴克图集体”(Timbaktu Collective) 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改善该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他在这里工作了 40 年, 因此对该地区的农业有着深刻了解。

“花生(如今占了阿嫩达布尔 69% 的耕地) 对我们的影响跟它对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影响一样。我们陷入了单作物种植的状态, 这不仅改变了水源状况。花生不能被遮住阳光, 所以大家就移掉了树木。阿嫩达布尔的土壤遭到了破坏。小米作物损失惨重。水分消失了, 使得雨养农业难以恢复。” 农作物的变化也削弱了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传统上, 她们负责保管此地种植的各种雨养作物的种子。一旦农民开始在市场上购买那些在阿嫩达布尔大行其道的杂交经济作物(如花生) 的种子, 妇女就大多沦为了劳工的角色。在两代的时间里, 许多农民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多种作物的复杂技艺也失传了。

饲料作物现在只占耕地面积的不到 3%。甘古里说: “阿嫩达布尔曾经是全国小型反刍动物拥有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小型反刍动物是库鲁巴传统牧族等古老社区最好的流动资产。传统的循环模式是, 牧民的羊群在收割后以粪便和尿液的形式向农田供应肥料。这种循环因为作物模式的变化以及农业化学品而遭到破坏。事实证明, 该地区的规划对边缘人群是不友好的。”

在奥努尔村, 西马柴尔意识到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减弱趋势及其后果。他随口列了一串名字“之前, 本村就有珍珠粟、豇豆、木豆、鸭脚粟、小米、绿豆、田豆……耕种要容易得多, 但雨养农业带来的收益不多。” 花生在一段时间内带来了收益。



*V·L·西马柴尔

—— 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 / P. 塞纳特

花生的耕作周期约为 110 天。在这 110 天里，花生覆盖土壤的时间仅有 60 到 70 天，土壤免受侵蚀的能力大大降低。在种植九种粟米和豆类的年代，这些作物每年 6 月到 2 月为表层土壤提供了遮蔽层，因为地上总是种了一种作物。自从过渡到单一花生种植以后，土壤覆盖上的差异导致了严重的侵蚀现象。

回到奥努尔村，西马柴尔在反思。他知道，水井和经济作物给农民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他也发现这些利益正日趋缩水，而且因生计减少而导致人口不断迁出。西马柴尔说：“外出找工作的家庭总是有 200 多户。”位于阿嫩达布尔县博曼纳哈尔区的这一村庄在 2011 年人口普查中登记的家庭数为 1227 户，外出打工的家庭就占了总户数的六分之一。“负债的家庭约占了总户数的 70% 到 80%,” 他补充道。20 年来，阿嫩达布尔地区的农场危机很严重，也是安得拉邦农民自杀现象最严重的地区。

马拉·雷迪说：“水井的繁荣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作物和单一作物也是如此。”不过，在从消费型生产到“为未知市场创造产品”的根本转变的推动下，这三个现象仍在扩散。

如果气候变化仅仅是大自然按下了重置键，那我们在奥努尔村和阿嫩达布尔地区看到的是什么？此外，正如科学家所言，气候变化发生的区域非常广阔。奥努尔村和阿嫩达布尔只是行政单位，区区一个点而已，面积太小，不符合条件。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生的大范围变化，有时是否可能加剧其所属地区现有的反常特征？

这里的变化因素几乎都是人为干扰造成的：“水井流行病”；大规模转向经济作物种植和单一种植模式；阿嫩达布尔抵御气候变化的最佳屏障生物多样性丧失；含水土层持续枯竭；该半干旱区曾经覆盖的小片森林遭到破坏；草原生态破坏和土壤严重退化；工业驱动的化学农业集约化；农场和森林、牧羊人和农民之间共生关系瓦解；生计减少；以及河流枯竭。这些因素都显著影响了气温、天气、气候，而气候变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过程。

如果说人类力量在某种失控的经济发展模式驱动下成为当前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那我们从这个地区以及许多类似地区可以了解到很多情况。

西马柴尔说：“我们或许应该关闭水井，重新开始雨养农业。但这太难了。”



2 喀拉拉邦农妇在洪灾中奋起

帕塔纳姆蒂特塔的达桑·C·S 说：“淤泥干化产生的细尘和田里的污物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他补充道：“请戴上这个，”并递给了我一个外科口罩。一位妇女在他身后发笑。她家的农场是在喀拉拉邦洪灾中被毁的农场之一。“他住在孟买，”她讥讽道，“他需要什么污染防护呢？”

田野是满目疮痍的景象。曾经盈利的精良稻田和木薯田被几厘米（有些地方甚至是几十厘米）厚的河床淤泥以及上游洪水带来的泥水污物掩埋。在大片农田里，这种可怕的泥污混合物在炽热的阳光下变干变硬，就像一层粗水泥覆盖在土壤上。

水位在下降，地下水得不到补充，水井在干涸，气温在上升。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对地表和地下水之间的整体均衡产生了反常影响。河流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由于沙质河床和淤泥流失，许多河流已经无法蓄水了。这一来，怪就怪在喀拉拉邦下一次面临的灾害可能是干旱。在这种情况下复耕，连意志最坚决的人都会心灰意冷。

但库都木巴什里的农民妇女并没有心灰意冷。

她们的人数远超 25 万，属于喀拉拉邦妇女社区的庞大网络。库都木巴什里（字面意思就是“家庭兴旺”）有近 450 万名成员。会员资格面向所有成年女性开放，但每户仅限一名妇女。这意味着喀拉拉邦 770 万户家庭中近 60% 的家庭有一位成员属于该网络。库都木巴什里的核心是 32 万农民妇女，她们组成了实行集体耕作的联合农业单位。

联合农业单位共有七万个，每个单位平均有五名成员。每个小组都在租用的土地上劳作，土地面积通常小于 2.5 英亩，有时甚至只有一英亩（译者注：一英亩约等于 0.4 公顷）。大多数单位从事有机农业或投入低、可持续的农业。在一



* 妇女们正在清理淤泥，但田间的这些成片淤泥仍然是坚硬的，很难清理。

—— 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 / P. 塞纳特

个农业失序的国家，这些妇女以“粮食公平”为原则经营着她们租赁的小农场。举个例子，只有在集体农场的家庭自身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剩余的农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出售。

集体农场的成效意味着，这里与国内其他地方不同，银行是为农民服务的，而不是农民为银行服务。现在我们说到的帕塔纳姆蒂特塔地区贷款偿还率为 98.5%。在一些村庄里，库都木巴什里成了当地银行的最大储户。

然而如今联合农业单位遭到了洪灾的破坏在全州的损失达 40 亿卢比。其中，仅农作物损失就占了 20 亿卢比，其余为土壤肥力损失、土地复垦成本、借款应计损失及附带损害。随着其他成本出现，总数字或仍将攀升。

在兰尼社区的 9 个村委会中，71 个集体农场经营着 92 英亩土地，今年共获得了 720 万卢比的银行贷款。库都木巴什里的主要活动家、集体农场农民奥马纳·拉詹说：“洪灾发生后，贷款都没了。”她自己的联合农业单位“天赐礼物”去年仅靠种植香蕉就赚了 20 万卢比。该集体农场的五名成员去年平均每人赚得五万卢比。“由于我们实行有机农业，所以获得了溢价。但今年我们错失了价格最优的时节，也就是奥南节期间。庄稼都毁了，但我们会重建的。”

我们在兰尼安伽迪村目睹了灾情。在本村 71 个联合农业单位中，有保险的不到 10 个单位，为租赁土地投保并不容易。达桑是农业专业的理科硕士，在喀拉拉邦政府土壤保护部任职，他从专业角度调查了灾情。他常驻外地，与库都木巴什里的积极分子合作，其中就包括那位嘲笑孟买人想要污染防护用品的宾茜·比乔。她的视角是务农人员的视角。

放眼望去，灾害损失触目惊心。但与她们在 8 月喀拉拉邦百年一遇的洪灾中遭受的苦难相比，妇女们的英勇气概不降反升。我们在兰尼安伽迪村村委员会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她们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村委员会主任巴布·普拉特甚至打趣道：“咱们本该是特别凄惨的，这位先生就是来报道这场惨剧的。”他跟妇女们说，“你们倒好，都在哈哈笑。”



* 喀拉拉邦帕塔纳姆蒂特塔地区一个库都木巴什里集体农业单位的农妇。来势凶猛的降雨和洪水毁掉了她们的全部庄稼，但妇女们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发誓要在几个月内在满是淤泥的田地里重新耕作。

—— 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 / P. 塞纳特

“他会怎么想？咱们难道不该严肃点吗？”这种责备引来了更多笑声。很多妇女坚持用印地语和我说话，尽管双方都会说些泰米尔语。我来自孟买，所以必须用印地语。

比乔解释说，种植一英亩香蕉的成本远超 30 万卢比。“每英亩可种植 1000 棵香蕉，每棵的成本是 300 卢比。还需要花钱的是杀虫剂，有机的杀虫剂。劳动成本也很高。”但每英亩的产量可达 10 到 12 吨，香蕉每公斤售价可达 60 卢比，这样就能获利 15 万到 20 万卢比，去年这里的不少集体农场都是这样的。来自“汇合”联合农业单位的赛妮·约瑟夫说：“除此之外，在奥南节，也就是收获节时，我们每公斤能拿到 80 到 85 卢比的好价钱。”

去年，“汇合”农场的六名成员人均获利五万卢比。“今年我们一无所有。三英亩土地都完了。清理地里成吨沉积物层和淤泥层，每英亩的成本大概要 10 万卢比。”约瑟夫说，“沟渠也必须清理干净。可能需要三个月，但我们会尽快完成。不过，到处都在变干。我们现在面临着干旱。”

农民妇女们争相告诉我们，她们毫不怀疑自己有能力重建家园，很快就会。她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但灾害破坏再大，也比不上她们的决心大。“我们拥有集体的力量。我们从团结中汲取勇气和意志力。库都木巴什里是团结一心的。”这是我多年来听到她们反复讲的一句话。现在，在喀拉拉邦洪灾后的满目疮痍之中，她们正在践行这一主张。

纵观全州，几乎一无所有的联合农业单位农民仍然凑钱捐款，帮助库都木巴什里的广泛组织网络，为首席部长的救济基金筹款七千万卢比。9 月 11 日这个令人痛心的日子又有了新的注解。当天，在新德里，库都木巴什里被授予全国农村生计任务“农业生计杰出表现奖”，这是全国农村生计任务首次颁发此类奖项。

库都木巴什里很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性别公正和扶贫计划。它是 1998 年左翼民主阵线政府倡议的一部分，自那时起，妇女们合力创造了独立自主的环境，她们对此深感欣慰。“我们是与政府合作，而不是为政府工作”是一种座右铭。尽管拥有勇气和独立精神，但如今她们需要银行等机构的帮助，以及其



* 洪水几乎淹到了兰尼安伽迪村这座房子的屋顶。

—— 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 / P. 塞纳特

他人的支持。在这个国家，没有其他事业可以跟贫穷妇女带头的这一崇高农耕事业相提并论。以范围、规模、水准而论，它是绝无仅有的。

当我们要告辞去跟其他联合农业单位会面时，一位妇女走过来说：“我会重整旗鼓。我们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我们会重整旗鼓的。一个月后，我们就会重新开始耕种了，你就期待吧。”





* 在兰尼安伽迪村委员会办公室，来自几个联合农业单位的库都木巴什里成员欢聚一堂。
—— 印度农村人民档案馆 / P. 塞纳特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